國榷/卷九十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八

壬午，崇禎十五年。

正月辛未朔，上朝畢，召大學士周延儒、賀逢聖、謝升入殿曰：「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，今日講猶稱「先生」，即其意，卿等即朕之師也。今而調和燮理、奠安宗社，萬惟諸先生是賴。」命東向立，上降座西向揖之，各愧謝。

先是，遼東寧前道副使石鳳臺偵建虜意欲和，馳書諭其守將，得報云：「本憨素心也。」鳳臺遽以聞。上以私遣辱國，下鳳臺刑部獄。至是，謝升語同列曰：「我力竭矣，欵建虜以剿寇，鳳臺言良是。」同列亦然之。乃屬兵部尚書陳新甲微言於上，又約謂：「兩城久困，兵不足援，非用間不可。」上曰：「城圍且半載，一耗不達，何間之乘？可欵則欵，不妨便宜行事。」上問閣臣，惟謝升曰：「彼果許欵，欵亦可恃。」新甲承旨退，薦贊畫主事馬紹愉可遣。從之。加紹愉職方郎中，賜二品服。上深秘之，外廷不知也。

乙亥，上南郊省牲。

丙子，享太廟。

山東盜平，俘李青山入京。青山本屠人，乘飢嘯聚數萬人，屢寇兗州，給事中范淑泰、左長史俞起蛟拒之，戰敗，逃山谷中，跡捕之。

丁丑，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偕參將李御蘭、周維墉馳寧遠通使於建虜。建虜請敕為信，乃復請於朝，諭兵部。得敕曰：「朕聞瀋陽有罷兵息民美意，向來沿邊督撫未經奏聞。」又云：「朕不難開誠懷遠，如我祖宗朝恩義聯絡之舊約。」撫賞減舊額四十七萬。建虜喝竿見之，謂：「歷朝敕書，在屬國皆龍邊箋黃色，而此箋色采中橫一龍；且往時璽方，其篆『敕命之寶』，而今『皇帝之寶』稍長，右角微挾一線。」遂具書謂邊吏偽作，並

怒敕中語。馬紹愉以聞。

談遷曰：石鳳臺講欵，蓋逢本兵意。雖自乾大戾，而在邊臣私遣，則賈似道襄樊之事也。遽辱天使，降明詔，他無委曲，高新鄭輩而在，當不其然。況松山失利之後，更取其侮，陳新甲謀國以尸居餘氣，其何振之有？

庚辰，上祈谷大享殿。

辛巳，李自成復圍開封，巡撫高名衡、總兵陳永福力守。賊鑿城磚取數十，可容酒缶，即注之火藥，一烘而放，曰：「小放」。遂窟城縱橫及丈，運火藥實之，一發蔽天，曰：「大放」。大放時，列精騎數千以俟，冀城破擁入。而開封城宋人所築也，寬十丈，狹三四丈，土堅而剛。寇之穴城也，磚土堆於外，內堅外浮，火藥發，反向外擊，磚土隕空，數千騎斃焉，寇駭而徙。總督丁啟睿率總兵左良玉擊賊朱仙鎮，與賊將劉宗敏、李過力戰，大敗之。自成聞之，拔營南去。

寇陷潛山，殺知縣李胤嘉。後贈太僕寺少卿。

壬午，起鄭三俊刑部尚書，進太子少保。

寇陷巢縣。

癸未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劉夢桂卒。

甲申，貴州道御史甘惟嶸劾兵部尚書陳新甲失職，乞令其舉賢自代。上以松錦需救甚急，不得輕諉。

平賊將軍左良玉率兵援開封，寇退。

督修曆法光祿寺卿李天經上《壬午七政》《經緯新曆》。

乙酉，戶部請核戶口田畝，從之。

丁亥，閻錢塘浮梁鄱陽遏糴，下撫按禁之。

浙江江山盜起。

許淮安揚州輸麥抵漕粟。

己丑，上躬耕籍田。

姜曰廣降南京尚寶司卿。

庚寅，總督楊繩武自薊出師。

辛卯，起孫傳庭原官，總督京營，提兵剿寇兼理糧餉，王承胤為總督京營援剿總兵官，御史郭景昌兵部職方員外郎蘇京俱監軍。

□□道御史楊仁願言：「臣讀敕諭，申交結內侍之律。因稽高皇帝，初無所謂東廠緝事衙門，不法之事止於明糾，無陰訐也。後來有東廠，神宗享國四十八年，東廠之門，鞠為茂草，元氣日培，士氣日張，郅隆之業，曷有過哉！今臣待罪南城，所見詞訟，多為假番。妄稱東廠，則魂魄俱搖，況其真者乎？此由積重之勢然也。如比較事件，則番役即懸價以買事件；甚至誘人作奸，盜賣與番役，則誘者獲利；挾仇忿以首告，而證以惡棍，則挾者逞志。廠臣豈不三令五申禁之？然比較事件欲其不買事件，是吹薪止沸，必不得之數矣。嗟乎！餌人以陷禍，擇人而肆噉，惟恐其不為惡，又惟恐其不即罹吾網，揆之皇上『泣罪解網』之心，豈不傷哉！伏願先寬東廠事件，而後比較可緩；比較緩，而後買事件與賣事件亦息。抑臣復有請焉：如臣子獲罪，皇上敕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，未為不可；若一遣緹騎，有貲者家門破散，無貲者地方官斂饋。衛臣非不三令五申禁之，然彼自為長途計，又安能已？如使其罪可贖，則留彼余財以贖罪；如不可贖，則妻子衣食賴之，自非巨惡，聖明亦豈忍籍沒哉！」得旨：諭東廠止緝謀逆、亂倫等，其作奸犯科，自有司存，不必概捕。

壬辰，張宸極為順天府丞，吳家周為光祿寺丞。

罷提督京營內臣。

乙未，蘄、黃賊為禁兵截殺，走合李自成。盜魁賀一龍、馬守應、賀錦、劉希堯、蘭養

成並屬之，惟一龍、守應各領所部聽令，而頗於羅汝才厚，自成忌之。及破襄陽，下荊州，合軍鄖陽。自成令馬守應屯彝陵以犯澧、常，賀一龍走德安以窺黃、麻城。一龍在黃陂阻水不前，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，先見汝才，自成益恨之。

丙申，總督關薊遼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繩武卒於豐潤，贈尚書。

戊戌，吏部尚書李日宣奏起廢諸臣。命自崇禎元年以來並列之。

庚子，蠲各省直崇禎十二年以前蠟茶等稅。

臨清副總兵黃胤恩言：「先朝開膠萊河，俱山根，難施五萬之功。臣今密察其功，南北橫計二百四十餘里，潮水深入百餘里；又河溪湖畔，量浚即可通潮者百里。此外嶺骨不可鑿，約四十里，過此利涉。即留茲嶺為盤剝之地，計淮、揚運膠河，空舟接至萊河。其間通浚小河，廣造小船，如通州抵壩故事。於嶺上建倉駕車，仿古河陰洛口之運，待回空受載可也。」

是月，上齋於南城，每子刻同中宮往誦佛，移時還宮。

賀一龍左金王諸寇自霍山六安分道出掠。

二月辛巳朔。壬寅，何應瑞為南京太常寺卿。

丙午，命大學士周延儒清獄。

前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袁繼咸遣戍。

丁未，楊文岳仍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戴罪自劾，范志完為督師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遼東寧錦軍務兼巡撫遼東，賜尚方劍。

金光宸為右通政。

戊申，發二萬金賑山東飢，就撫百姓。

戒錦衣衛校尉奉使需擾。

徐州知州紀天佑逋賦，懼罪自刎。

庚戌，御經筵。

免崇禎十二年以上贓罰豁罪，從刑部左侍郎惠世揚之請。詔曰：「朕以涼德撫臨萬邦，念切軫愛，澤無下究。因年來軍興繁費，加派頻仍，賦愈重而民亦窮，出既多而入亦倍，疢癘日甚，展轉堪哀。特頒赦宥之仁，自十二年以前存留起解本折錢糧，盡行蠲免，不許有司重征混派。佇望廓清大定之日，即為征輸盡緩之期。」

辛亥，故□□□劉若宰，贈少詹事。

傳升張之奇劉世芳為翰林院檢討，張國泰高來鳳改待詔，劉明翰譚易為中書舍人。

壬子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、兵部右侍郎兼督援剿汪喬年至襄城。喬年在鎮，發李自成先冢，得小蛇，隨率總兵賀人龍、鄭嘉棟等出關，斬蛇以徇，誓師。聞自成圍左良玉於郾城，乃兼程進，留步兵、火器於營，以輕騎萬餘抵郟縣。襄城貢士張永祺避難河北，回經郟縣，時喬年以襄城新破，疑不進，永祺請援。喬年命永祺先之，永祺以告邑人。邑人出迎喬年於八里營。喬年頓兵城下，禱於城隍廟。邑人享士，士立營未定，自成兵已薄汝水。上方接刃，賀、鄭二將先逃，兵大潰。喬年以數百人入城以守。

王之良為南京兵部右侍郎，衛景瑗、李鑒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大同宣府。

癸丑，定王出閣就學。

白貽清改戶部右侍郎，督理京省錢法。

孫傳庭仍兵部右侍郎，添設，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，張福臻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關薊通津軍務。部議分兩督，福臻駐薊州，范志完出關。

甲寅，許嘉定上海豆麥折漕。

乙卯，張獻忠入亳州，官吏先遁，賊安行入城。

丙辰，故□□□□湯開遠，贈太僕寺少卿。

丁巳，襄城堅守五晝夜而陷，總督侍郎汪喬年自刎未殊，被執見殺，監軍同知孫□□、知縣永寧謝三元死之。李自成恨諸生，執百九十餘人，盡劓刖之。又購張永祺，永祺匿，時夢黃姓救免之，果一賊出之，黃姓也。賊屠永祺族人九家以泄其忿，又墮城而去。喬年字歲星，遂安人，天啟壬戌進士。□□□□。崇禎初，歷江西提學副使，累遷今官。變聞，贈兵部尚書，蔭錦衣衛百戶。時精兵猛將俱集關門，止留三邊疲卒以剿賊，喬年以赤心遇害，三秦士人私謚曰貞烈公。賊乘勝陷魯山、寶豐、郟縣。郟令李貞佐罵賊曰：「驅百姓死守，知縣耳，妄殺何為？」賊磔之。母喬氏及妻皆死。魯山令楊呈秀、寶豐令張人龍皆死之。

葉初春為大理右少卿，凌義渠為南京光祿寺卿。

故□□□呂黃鐘，故山東糧道副使孝感鄧謙，並贈光祿寺卿，蔭子入國子監。

戊午，上南郊。

己未，故詹事錢受益，贈禮部右侍郎，故□□□曠鳴鸞，贈工部右侍郎，故□□□□吳南灝，贈太僕寺少卿。

甲子，宋之普為戶部左侍郎，徐石麒為刑部右侍郎，許士柔為尚寶司少卿。

乙丑，朱世守為南京通政使。

丙寅，榮昌公主軒媖請賜租，上責有司怠玩。

賀一龍陷全椒。

三月庚午朔，故大學士錢象坤，贈太保。

李自成、羅汝才合群盜八十萬圍陳州，兵備副使關永傑、知州侯君擢率士民死守，力竭

城陷，死之，鄉紳崔泌之、貢士王受爵咸罵賊死，賊怒，屠陳州。永傑隴西人，辛未進士，贈光祿寺卿；君擢成安人，辛酉貢士，贈右參議。

祁逢吉為應天府尹。

恤錦州陣沒戰士人六金。

刑科左給事中沈胤培言：「松江知府方岳貢，治郡踰十二年，真清真執。王陛彥以糧事仇詆，皇上或召廷臣合詢，岳貢如有異同，臣伏妄言之罪。周鼎受任於劉榮嗣罔績之後，修泇河利運，自九年來，全漕如期，乞敕法司公勘。」上是之。初，岳貢征上海積逋，首繩中書舍人王陛彥，結怨。適薛國觀贓敗，陛彥供「岳貢饋薛七百金」，遂逮訊。

前戶部尚書侯恂、戶部郎中倪嘉慶戍邊。以周延儒清獄，恂賄之萬金。

辛未，張獻忠復攻舒城。

癸酉，進張福臻兵部尚書。

甲戌，賜范志完尚方劍。

乙亥，諭法司，許罪人贖戍備賑。

初諭兵部：舊制軍在民之前，後乃罪犯充之，近聞解軍多致道斃，非減等生全之意，可酌議良法。

寇陷六安。

丙子，賀一龍、左金王、馬守應合步騎數萬趨壽州，複合獻忠於六安，袁時中亦會之。時中旋合於自成。

丁丑，大學士魏照乘罷。四川道試御史劉之勃糾之，旨未下，即奏辨，為御史徐殿臣所劾。

命陝西總督孫傳庭、總督保定楊文岳、總督鳳陽史可法俱聽督師丁啟睿期會協剿。

戊寅，上御中左門，召考選諸臣四十四人，問御胡寇足兵食之策，毋泛襲。

癸未，寇掠靖江江陰，殺營官陳垓。

丁亥，松山城陷，裨將祖大樂、夏成德縛總督尚書洪承疇降於建虜，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丘民仰、總兵曹變蛟、王廷臣、副總兵江翥、饒勛等俱被執不屈死。總兵祖大壽守錦州年余，力竭，城亦陷，為標下降夷舁降，兩城俱沒。建人遂克杏山城，報至，京師大震。洪承疇字□□，福建南安人，萬曆丙辰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歷員外郎、郎中，轉浙江提學僉事。戊戌，進山東參議。天啟甲子，進江西按察副使。丁卯，進陝西右參政。崇禎己巳，加按察使。庚午，進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延綏。辛未，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，兼攝五省右都御史，加兵部尚書。丁丑，加太子太保。己卯，改總督薊遼保定。辛巳，欽命督師。

戊子，李兆為光祿寺少卿。

兵部請復驛遞，有旨：裁驛原以恤民，乃奉行不善，致道梗釁作，今詳定郵符及銀，還驛解部。

己丑，存問前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黃汝良。

庚寅，沈惟炳為通政使，李一鵬為南京大理寺卿，林一桂為右副都御史，提督軍務，巡撫南贛汀韶。

皇子慈炤封永王。

辛卯，房可壯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

李自成陷睢州太康，遂圍歸德，歸德無兵，民自為守，賊穴城陷之，乘勝陷寧陵考城。

定考選諸臣，朱徽、馬嘉植、廖國遴、楊枝起、姜埰、倪仁禎、顧鋐、方士亮、王士鑅、翁元益、光時亨、金汝礪為給事中。徽、嘉植吏科，國遴、枝起戶科，采、仁禎禮科，

鋐、士亮、士鑠兵科，元益、時亨刑科，汝礪工科。周燦、劉熙祚、阮震中、區聯芳、蕭鳴美、汪宗友、嚴雲京、劉逵、曹溶、張鋐、徐一掄、廖惟羹、李成梅、李瑞和、倫之楷、衛周胤、沈向寧、承勛、楊爾銘、成友謙、李振聲、陸清源、金日新為試監察御史。黃沾玄、李沾為南京戶、禮科給事中。王國楠、陳良弼、米壽圖、張希奎為南京試監察御史。

趙惟岳為光祿寺卿。

壬辰，張鏡心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，總督關薊通津軍務。先是張福臻未任。

乙未，李自成圍彰德，明日陷之。

丙申，張福臻抵鎮，令張鏡心待議。

盜犯太倉新開河，殺把總王百度。

己亥，諭部院下撫按，令司道守令，各招貧民，給牛種糧食，俾各歸農。

復高弘圖工部右侍郎。

故隨州知州徐世淳，贈太僕寺少卿，立祠。

四月庚子朔，改稱宋儒六子曰先賢，位七十子下，漢唐諸儒之上，左丘明亦稱先賢，命纂六子格言。

談遷曰：漢儒訓詁，雖見道淺，而援訂詳確，經傳賴以不墜。今超宋人而躐之，時有先後，焉可誣也。六子有知，必為未安，第稱『先賢』足矣。

辛丑，張宸極為兵部右侍郎，添設，出鎮昌平，加范志完督師，總督遼東寧錦軍務兼巡撫，仍轄山永屯田登津水師，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。

禮科給事中倪仁楨言：「臣等初拜官，例候閣臣，言及兵餉時事，謝升忽曰：『皇上惟自用聰明，察察為務，天下俱壞。』」升位極人臣，敢歸罪天子如此。吏科給事中朱徽、

戶科給事中廖國遴亦劾之。上怒，下廷議處升。

壬寅，舒城陷。時無令，參將孔廷訓以兵千人同編修胡守恆率民共守。七月，廷訓降，賊反攻。守恆死守，賊射書招之，燔其書。城陷，死之。獻忠改為「得勝州」，令孔廷訓攻霍山。弘光時贈少詹事，諡文節。

癸卯，黨崇雅為戶部左侍郎，添設，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直省糧餉，分催兗、徐上下，兼水陸二運。王正志為戶部右侍郎，添設，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直省糧餉，分催青、淮上下陸運。

李繼貞為兵部右侍郎，添設，張肯堂為大理寺右寺丞，王永吉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山東。

周延儒議詞臣一員佐兵部，從之，著為令，其戶部刑部工部，聽便酌行。

進外戚劉岱太傅，劉永貞都督僉事，承胤都指揮使。

南京大理寺火。

甲辰，免四川貢扇三年。

乙巳，故□□□□□徐燿，贈左副都御史。

丙午，大學士謝升削籍。

談遷曰：德州巧宦，詎昧三緘之戒，資人彈射哉！蓋名位已極，藉口直諒，去有餘榮。二三少年，嘵嘵交喙，正墮其術中耳。古人有言：『智老而猾』，如德州是也。

發三十萬金給關寧之師。

辛亥，張忻為太常寺卿。

諭科道官曰：「朝廷設立言官以為耳目，樂聞讜論，俾助政機。若緘默不言，與言而無當，皆非所望。甚有以言為名，挾私逞臆，循聲附和，爭勝把持，其失職更甚於不言。

近時事多艱，亟資忠益，兼收並納，朕意甚殷。乃言官不能仰體，或薦舉太濫，或糾摘過苛，或已經處分，追論紛紜，或事宜慎重，哆口騰播，掣任事之肘，啟僥倖之端，抗威福之權，失獻替之義。此於朕求言圖治之本懷，甚為不符。昨面傳諭並著頒示憲綱，今特再諭。如乖違職守，定加處治。」

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言：「求事功之臣，不若先求節義。如傅宗龍已恤，而盧象升踰三歲，帷蓋未沾；汪喬年忠魂莫問。事同典異，何以使諸臣不為巧避也？楊嗣昌死有餘僇，借久案邀功；陳新甲負罪不遑，侈邊勞錄蔭。雖恩威出自朝廷，乃議罪則若局外，論功則又局中，有是理乎？又儀制郎中，典禮攸寄，人多傳舍視之。宜定久任課最之規，得升京秩，庶精心討論，不徒故事相蒙矣。」上是之，下部議儀制郎中久任。

御史沈向劾監軍職方郎中張若麒貪功喪師，復逃寧遠，宜正其罪。報聞。

先是李自成復趨開封，督師丁啟睿、總督楊文岳及總兵左良玉、虎大威、楊德政集朱仙鎮。良玉謂賊鋒銳未可擊，會議必擊，其說參差，遂進師。竟全軍大潰，良玉以數騎免，寇獲我馬騾七千，勁卒數萬，遂圍開封，期必拔。啟睿、文岳奔汝寧。

壬子，周堪賡為順天府尹。

工部尚書劉遵憲進太子太保。

癸丑，給巡撫山東王永吉二萬金。

乙卯，右庶子張維機為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，左贊善閔仲儼為左庶子，編修曹勛為左諭德並兼侍讀，左中允吳偉業為左諭德兼侍講，編修馬世奇、司業羅大任為左中允並兼編修。給事中姜埰奏止齋醮，山東道御史廖惟義乞真人羽士各還原籍，不聽。

丙辰，王家彥為太僕寺卿。

己未，命祭松山陣亡吏卒。

庚申，故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贈太子太保。

南京兵部尚書余珹免。

壬戌，南京試御史米壽圖請誅張若麒以謝天下，報聞。壽圖又言練兵十害，曰：「今天下練兵奉行三年矣，寇至而城輒陷，兵增而餉日糜，利賴不聞，騷累日甚。目今不罷，害將日深。祖制衛所官軍，又有弓兵民壯，歲有常食。若實清核教練，可無逃潰奸細之憂。此外如保甲，人自為守，家自為戰，本屬良法，但在有司推誠厲精訓練之耳。」

癸亥，諭各部諸司：「凡利民救時、裨助政治、攻補闕失者，匯奏實行之，不得以誕浮、泛陳。至中外大小諸臣，當痛自猛省。服官儋爵，各有職業，何以全無匡濟，任兵食之交窮，忍邊腹之並亟，終未有確然良畫，奮起擔當？非朕之所倚望於諸臣也。」

諭戶兵二部：核兵餉，銷逋欠，確議具奏，及各邊興屯不得飾報虛數，並鼓勵忠勇，信賞必罰。

李自成羅汝才復攻開封。初，賊再攻不克，多死亡，乃圍以困之。

甲子，予故大學士文震孟祭葬。

乙丑，梁雲構為南京右僉都御史，提督操江。

釋黎玉田罪，仍右僉都御史，巡撫遼東寧錦。玉田先□□同知半年進昌平□□僉事，踰月開府。

丙寅，故□□□□范廷弼，贈太僕寺卿。

戊辰，故□□□劉廷訓，贈國子監學錄。

建虜陷塔山。我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駐塔山候朝命，遣諭建虜毋攻，不聽。城垂陷，紹愉出，建虜猶以卒衛之。

城中兵民自焚，無一降者。

陝西總督孫傳庭檄諸將會兵於西安。以援剿總兵賀人龍開縣噪歸，致孤軍失利，遇寇先

潰，致秦督、秦撫陣亡，因斬之，以兵分隸諸將。人龍，米脂人，以諸生討賊有功。襄城之役，朝廷疑與賊通，密敕殺之。賊聞人龍死，喜曰：「關中如拾芥矣。」

五月己巳朔。癸酉，中書舍人陳龍正上言：「剿寇不在兵多，期於簡練；殲渠非專將勇，藉於善謀。而所云撫、雲宥，又更有說：曰解散，曰安插。解散之法，仍屬良將，分其原籍，別其強弱，或使還鄉，或聽墾荒，或簡從軍。一切便宜安插，又不屬良將而屬良有司。有司十百其人，亦十百其心術、才智不等，在巡台激揚而變化之。今寇禍中州最甚。賊初淫殺，民猶苦賊而望兵；兵既無律，賊反以安民為名，民喜其至而迎之，誠中原之大憂也。議者欲特設重臣，收拾河北，且屯且練，此非正為河北，正以應援河南也；又非獨為河南也，安則京省俱安，震則京省俱震。若漕運，若河防，種種相關，必方略素優，乃可授之。苟非其人，微第不堪授，亦必不肯任也。東胡入塞，備御之道，惟在督撫得人最亟。外曰：『畿內擇有兵略者為知府，聽便宜辟召從事。』曰：『用我所長。我所長在扼險，在車營，在火器；彼所長騎射奔突耳。』良將在奇謀，奇謀在用間，今之塘報，亦間之一端也。」上是之。

甲戌，南京提學御史徐之垣入廬州，見城守疏虞，召北關副總兵唐應登入城。未入，忽西門、德勝門各火起，官兵俱潰，則賀一龍計陷之也。徐之垣及副使蔡如蘅、知府鄭履祥、合肥知縣湯登貴俱遁。既失守，巡按御史鄭昆奏「賊假稱生童接學院而陷」，蓋卸罪訛傳之語也。安廬道蔡如蘅不知所終。

乙亥，國子祭酒南居仁致仕。

丙子，故刑部尚書劉澤深，贈太子太保。

夜，賀一龍陷無為州。

潁州參將李栩敗左金王於壽州。

丁丑，諭釋輕囚。

戊寅，宥馬士英，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提督鳳陽軍務兼督湖廣安慶合剿。初，周延儒再召，故太常寺少卿阮大鋮等合饋萬金，以大鋮逆案難之，故用士英。

庚辰，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言：「謚典自崇禎二年發訪單，奄忽至今，乞刻期舉行。又羅倫謚文毅，岳正謚文肅，譚綸謚襄敏，唐龍謚文襄，亦列訪單。其溢於冊中，正恐遺於冊外。在禮部宜精心搜討，克副大典。」

兵部司務朱濟齎敕同職方郎中馬紹愉往瀋陽講款。建虜遣迎，時乘勝攻寧遠，總督范志完、總兵吳三桂再戰。喝竿以講款止師，緩攻退舍三十里。馬紹愉從養善木至瀋陽，喝竿郊勞設享，強紹愉謝，不為屈。入館，供具甚盛。喝竿弟湯鵝泰及兵部尚書范文程來云：「我憨他出。」留二十日始還。旬余，喝竿歸。湯鵝泰等備述起兵之繇：「南關負婚，天朝助彼侵我地，故有撫順、清河之役。又增兵殺僇我，我乃取遼陽、廣寧。我猶未嘗忘和，屢致書袁崇煥，不報。是以入永平、遵化。又不遠千餘里至張家口，求成於巡撫沈棨，俾我候命半載，又不報。復移書方一藻，又不報。乃入密雲，攻山東。寧遠治兵不已，我是以下松、錦。今誠和幸甚，但薊、遼、宣、大塞外屬夷，原撫賞銀一百四十八萬，仍還之，使不內犯。我獻參、貂各五千，南朝以黃金一萬、折幣銀十萬相酬，歲為常。」紹愉折之再三，乃議撫賞交際准百萬，分寧遠東雙樹堡為界，海上分長山島為界，互市於連山。建虜唯唯且去，約九月不至則治兵。

辛巳，故山東左布政使桐城張秉文，贈太常寺卿，故山東濟南道副使黃岡周之訓、督糧道副使孝感鄧謙，贈光祿寺卿，故歷城知縣韓承宣，贈光祿寺卿，各蔭子入國子監。

□□□□□萬曰吉誤漕削籍。

癸未，李自成陷開縣亳州。

甲申，吏部請補建言遷謫諸臣。給事中：姚思孝、何楷、李化龍、陰潤、李清、莊鰲獻、張作楫、王之普、張焜芳、李希沅、劉湛、王文企；御史：李模、李曰輔、周一敬、林蘭友、李右讜。

先是大學士周延儒、陳演請補閣員，下吏部。尚書李日宣謂：「故事廷推重詹、翰、銓、憲之長附之，年來中外兼用。」命文選郎中盧化鰲會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、河南道御史張煊擬八人，稍增至十三人：禮部右侍郎蔣德璟，詹事黃景昉，尚寶司卿姜曰廣，禮部右侍郎王錫袞，國子祭酒倪元璐，少詹事楊汝成，右諭德楊觀光，禮部右侍郎李紹賢，刑部尚書鄭三俊，吏部左侍郎劉宗周，兵部右侍郎吳甡，刑部右侍郎惠世揚，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道直。

丁亥，命禮部考樂律志。

禮科給事中戴明說請補謚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左光斗、故大學士文震孟，不許。

誅陣逃總兵王朴。

戊子，孫從度為國子祭酒，孫晉為大理寺左少卿。

復松江知府方岳貢官。

都察院考試御史分三等，上實授，次仍試御史，止一差候覆考，次調用。為李友梅廖惟義等，故有此命。

禮部右侍郎王錫袞請還真人張應京等，不許。

庚寅，西城浚井，得鳳陽中衛千戶所百戶所印。命詰失印之故。

丁酉，賀一龍復至廬州，劫府印。

是月，建虜西虜各運茶鹽布等歸巢。

癸巳，左金王合馬守應賀一龍趨潁州，以報壽州之役也，李栩偵知之，伏步兵於城東南二十里，栩以騎兵近擊，戰於城南樊家店，伏兵繞其後，奮擊敗之，斬首千級。

六月乙亥朔，命吏部再推閣員，尚書李日宣參往嘗推至二三十人，因廣及之：禮部尚書林欲楫，少詹事謝德溥，詹事丘瑜，南京國子祭酒王廷垣，左庶子閔仲儼，刑部右侍郎徐石麒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房可壯，工部右侍郎宋玫，通政司使沈惟炳，大理寺卿張三謨，吏部尚書李日宣。日宣初未列名，上問閣臣：「此故事，何外之也？」故今列上。

庚子，禮部以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請廣科額，遂加應天諸生解額十人，監生解額五人，順天諸生七人，監生八人，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各十人，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四川各八人，廣東六人，廣西雲貴各二人。

賀一龍、左金王復入六安英霍山中。依林樾度夏，秋爽復出，以為常。安廬州縣殘破者半，官吏咸攜印艤舟治事，城中荊塞斷煙。

辛丑，寇陷六安。

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發瀋陽，至寧遠，以副書上本兵。上問閣臣周延儒至再，終不對。上慨然起。時言路方攻本兵陳新甲，故延儒緘口不敢異同，又以脫後罪也。言者皆云：「堂堂天朝，何至講款？」以重新甲罪。上始移尚矣。或雲，紹愉至塔山、高台堡，宴建虜使者，議不及開市。問之，曰：「待老憨命也。」喝竿至義州，責諸臣私通，欲殺使者。紹愉走免。蓋我舊將孔有德沮之，俟糧芻至仍進兵。

談遷曰：「款議約百萬」，此馬紹愉飾說也。夫舊賞百四十萬，僅百萬受成，則何諱之有？即先帝亦降心以相從矣。其後徐冢宰石麒辨馬紹愉款事云：「我邊臣椎牛灑酒，張筵席十六，燕彼使。彼之酋長遣綱紀一美少年、一龐眉皓首之老來會，絕不語及開市事。問之，則雲『待老憨命』。及『憨』至義州，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，擬殺我使人，譯事者為之祈請，叩頭乞哀，馬紹愉等抱頭竄歸，尚未見『憨』面。而今反飾稱親到瀋陽，不幾夢中囈語耶？」噫！款議於國事甚重，而使臣畏罪欺罔，故存其說，不得不駁正之。

壬寅，呂大器為兵部右侍郎，添設。

發帑金五萬，戶部金十萬，及銀牌布幣，犒左良玉軍。

癸卯，宋繼登為南京鴻臚寺卿。

甲辰，夜，革賊襲陷廬州。先間諜內應也，提學御史□□適臨試而遁。

乙巳，陳士奇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四川。

白貽清為戶部左侍郎，張伯鯨仍右侍郎回部，劉余佑為兵部左侍郎，馮元飈補右侍郎，李嵩為太僕寺少卿轄西路。

丙午，總督孫傳庭請練兵二萬。得旨：「原議練兵五千可以破賊，何以取盈二萬？且百

萬之餉安能即濟？但得餉一月，便當卷甲出關，共圖殲蕩，不得過執取咎。」

戊申，大學士賀逢聖致仕。

召會推閣員諸臣入對，賜饌畢，傳免，次日，趣會推內未至者陛見。時林欲楫使還，趣之入。

故總督尚書洪承疇舍人陳應安等奏：「去歲八月戰潰，家主坐困松城，乏食，殺馬飼兵，忍飢苦守。及逆將夏成德開門獻城，家主被執，罵賊不屈，惟西向叩頭，稱『天王聖明，臣力已竭』，死之。從來就義之正，未有如臣家主也。」

談遷曰：松山之敗沒，洪總督之絕命未聞，中外無不曰：「洪氏惜齎志以死！」雖三尺童子，信其為張、許也。及蒼頭奏上，果不負所望。當世勞臣，強敏敢任孰如洪氏？第匡濟大略非其所長，則才識限之矣。語曰：「闔棺事始定。」天以完節付洪氏，恤典特優。天子望祭揮涕，嗚呼！可不謂振古豪傑乎哉！嗟乎！張春陷建虜，終不詘膝，朝廷反竄削之。洪氏改面事仇，向非甲申南入，則誰或知其非張、許也？蒼素變於意外，人不可料如此。宋王繼忠陷契丹，史無貶詞，蓋款事之效也。洪氏有鑑於張春，隻字不通於中國，善於自全，其甘為李陵者耶？

己酉，上稍不愈。

庚戌，崇明盜平，兵道程恂散其黨二千餘人，籍其兵四百四十人。

辛亥，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。

癸丑，大學士張四知致仕。

翰林院待詔林增志仍編修。

諭各省直停刑三年。

乙卯，赦侯恂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平薊等鎮援剿兵餉，改莊祖誨戶部左侍郎，總督省直剿寇糧，餉林日瑞為右副都御史，巡撫甘肅。

故總督薊遼尚書洪承疇，贈少保，蔭中書舍人，故巡撫遼東丘民仰，贈左都御史，蔭子入國子監，各予祭葬。

丙辰，考選官蘇京、王漢、王燮召對明爽，俱試監察御史。

丁巳，召枚卜諸臣禮部尚書林欲楫等於中極殿。至則賜燕。上先御觀德殿試炮。時賀逢聖致仕，特召宴別，異數也。俄傳兵部尚書陳新甲、吏部尚書李日宣、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道直入。上曰：「昨兵部擬王漢、蘇京、王燮三御史出監河南軍，今部院即議上。」又曰：「昨御史梁士濟奏遵化巡撫王文清病，可速易。」李日宣承旨。上問誰可易者，對：「大名道魏公韓。」上曰：「文清病，卿前何以推？」對：「推時未病。前監軍三協，人地相習也。」王道直曰：「督師洪承疇向稱文清為邊道第一。」上命題三御史監軍，因御中極殿召枚卜諸臣。

戊午，禮部右侍郎蔣德璟、詹事黃景昉、兵部右侍郎吳甡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，直文淵閣。且責吏部，會推大典當矢公矢慎，勿濫勿遺，今乃稱詡徇情，如房可壯、張三謨、宋玫是否堪任，責回奏。

庚申，吏部回奏曰：「前月十六日奉旨，初舉十三人，臣以為多也。再推如房可壯、宋玫、張三謨，皆輿論共稱。若任意徇私，義所不敢出。」

前刑部左侍郎朱大啟卒。大啟字君輿，秀水人，萬曆庚戌進士。授南昌推官，進吏部驗封主事，改考功、文選，歷考功員外郎，予告。天啟中，改文選郎中，絕顧秉謙、馮銓之私囑，又予告。崇禎初，起太常寺少卿，提督四夷館。明年，進太常寺卿，催餉江西。久之，拜大理寺卿，轉刑部右侍郎，改左，致仕。年七十八，予祭葬，贈刑部尚書。

辛酉，召廷臣於中左門，賜饌。上青袍，東宮及定王、永王緋衣侍。上詰李日宣曰：「朕兩年前曾諭諸臣，有『寧背君父，不背私交；寧隳職業，不破情面』兩語，今猶如故。昨枚卜猶徇情濫舉，大事如此，況其他乎？」日宣奏辨。上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、河南道御史張煊及房可壯、宋玫、張三謨。閣臣為解曰：「房可壯峻節有識，宋玫邃學習事，張三謨風裁持正，原不媿枚卜。」上不聽。明日，下日宣等六人刑部獄，奪職。

前大學士張至發卒。至發字聖鵠，淄川人，萬曆辛丑進士，授□□知縣，擢御史，歷大

理寺丞順天府丞光祿寺卿刑部右侍郎。乙亥七月，改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。丙子六月，進禮部尚書。十一月，進太子太保。丁丑，主禮闈，二月，改文淵閣大學士，六月，首輔。戊寅四月，致仕。己卯六月，存問。辛巳二月，再召，辭允。卒，予祭葬，贈□□□□。

廣東道御史王漢監軍楚蜀，江西道御史蘇京監陝督軍，河南道御史王燮監軍陽懷，各剿寇。

黃州大水。

甲子，命吏部右侍郎雷躍龍改用。王錫袞為吏部左侍郎，仍管右侍郎，署部事。錫袞力辭，上厲色曰：「朕久知卿清正，大有才品，今日亦規避耶？」錫袞始受命。

諭吏部都察院甄別各督撫換除，毋借題卸代。限十日。

命祭故總督洪承疇九壇，故巡撫丘民仰故總兵曹變蛟王廷臣各六壇，予葬議諡，合祠京師。諭：近日死事文武大臣立壇，朕親致祭。

丙寅，金蘭為太常寺少卿。

丁卯，吏部匯奏知兵諸臣：李繼貞、史可法、孫傳庭、范志完、黎玉田、馬士英、馮元飈、王永吉，守制李邦華，藩臬金之俊、魏公韓、陳士英、徐標、郭景昌，罷官罪廢待起張鳳翔、范景文、趙光忭、余應桂、王鰲永、馮師孔。有旨：「李邦華服闋即用；金之俊等遇闕用；張鳳翔等赦罪復冠帶，革任則還職，俱令朝見。」

戊辰，姜瓖為征西將軍，署都督僉事總兵官，鎮守大同。

李日宣等上章請罪。

是月，吏科給事中朱徽言四事：守令宜久任，而減俸之行取過濫；考選宜精嚴，而越職之陳請太紛；要地急銓除，而郡縣之起廢當核；人才須儲養，而師儒之選授宜隆。

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王永吉奏：「漕糧橫斂，皆收役為之祟也。奸民以收役為利藪，愚

民以收役為陷阱。欲除漕害，非革收役不可。然收役作弊，非弊源也；弊源則各衙門提差也。有一衙門，則有幾十番差遣；有一番差遣，則有幾百家擾害。提差取足於收役，收役取足於細民，雖欲不倍收，不可得也。欲除漕害，必革收役；欲清弊源，必革提差。既革收役，漕米何人催征？臣則有官收里催之法。既革提差，何時完兌？則有分限認完之法。」上是之。

河南道御史吳履中言，皇上之失有二，曰：「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，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。何以言之？臨御之初，天下猶未大壞也。特用溫體仁，托『嚴正』之義，行『媚嫉』之私，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，釀成禍源，體仁之罪也。專任楊嗣昌，恃款撫，加練餉，致民怨天怒，旱蝗盜賊，結成大亂之勢，楊嗣昌之罪也。皇上信任二人，二人恃其信任，售其奸欺，不知如何忠愛、如何匪躬以自結於皇上。迨深信不疑，然後得為所欲為，無不如意。有執以罪彼，彼不任受，曰：『皇上自為之。』皇上亦曰：『彼實未嘗專擅也。』乃益深信不疑。是皇上為二奸所誤，而反代二奸受過也。誠暴其罪於天下，使知為二奸所誤，未嘗自有闕失，亦收拾人心之大機也。至於圖治自有綱領。聖人撫世酬物，因時制宜。如今日內治闕而後戎馬生，民生促而後寇盜起。向者虜逞於外而政治癒棼，寇起於內而賦斂愈急，是以生亂。今急宜反其所為，省躬勵翼，蠲租解網。亂源已塞，急宜求治兵之人，真能御虜者任邊陲，真能剿寇者辦內地。先了此兩大事，而治功可次第舉矣。」

七月己巳朔，諭通政司，急務即注，特封進。

庚午，河南道御史張肯堂劾南京吏部尚書塗國鼎，勒致仕。

刑部擬李日宣等貢舉非其人律，擬杖。

辛未，敘東省剿逆功。進周延儒少師中極殿大學士，蔭中書舍人，陳演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。

免長興逋租。

壬申，都察院考定御史潘世奇、劉熙祚、徐殿臣、劉逵、楊爾銘、汪宗友、李振聲、曹溶、徐一掄、成友謙、李瑞和、沈向衛、周胤倫、之楷、余日新、陸清源一等，准實授。阮振中、寧承勛次之，候覆考。蕭鳴美、區聯芳、張法、廖惟義、李友梅、萬任又次之，

別用。南京御史米壽圖、王孫蕃一等，王國楠、張希憲次之，王耀時又次之。廖惟義訐奏左都御史王道直去留任意，南京御史張希憲亦以為言，各削籍。

甲戌，外戚田弘遇子敦吉授錦衣衛指揮使。

賀一龍毀廬州城，執參將譚世勛。

乙亥，李日宣、章正宸、張煊戍邊，房可壯、宋玫、張三謨削籍，且責刑部骫法徇縱回奏。於是日宣戍重慶，正宸戍湖廣，張煊戍陝西。初，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，試御史，才庸甚，及考職，托左副都御史房可壯為之地，不納，張煊又加厲焉。惟一坐調，演憾之。適上游西苑，召周延儒、陳演，延儒辭足疾，演入舟中，云：「枚卜皆數人主持，故濫。」上怒甚，欲重譴之。日宣詞氣不撓，始稍霽。

丙子，暫停河南鄉試。

戊寅，故□□□□楊觀光，贈南京工部右侍郎，故□□□□劉夢桂，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故□□□□□周甘雨，贈都督僉事。

辛巳，沈惟炳為工部右侍郎。

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，王承恩提督勇衛營。

命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援開封，兵潰於懷慶。李自成圍開封日久，先是西攻未破，士卒怯懨，一日逃數千。自成遂申約：「但圍不攻。」朝命孫傳庭以秦師出右，侯恂以晉師出左，互援。

兵部言驛傳事宜，命各撫按酌之。

戶部尚書傅永淳言屯田八事：曰軍屯，夫軍買官屯、民占軍地，奕葉相傳，不必問矣，但就冊報征解，即以折色改徵本色；曰民屯，凡荒閒可耕之地，出示召募軍民商賈，願捐貲開墾者，給帖為永業，其願耕無力者，照佃法給貲，秋成償而不息，待二年後起科，祖制每畝三升，升用七合，斛用七斗；曰兵屯，有事用兵以戰，無事用兵以耕，宜以七分城守、三分屯田；曰商屯，依墾田多寡頒給職銜，二百畝以上給冠帶，三百畝以上散

官職銜，四百畝以上秩視百戶，五百畝以上視千戶，千畝以上視指揮僉事；曰水屯，招募南人習水利者，度其原隰，使地無曠土，水無遺利，三年後起科；曰陸屯，擇不毛之地，樹以桑棗，雜植榆柳諸木，隨其所便，給帖永不起科；曰罪廢開屯，能墾千畝准開戍，墾五百畝准雜流，墾三百畝准配，仍給冠帶，俱認地三年而止，照例察敘；曰設官，特遣大臣專理屯務，設屯官分理，寬以吏議，遲以歲月，俾便宜行事。上是之。

壬午，兵部左侍郎劉余佑協理京營戎政。

故□□□平之賓，贈國子監學錄。

彰德知府萬里為舍人所弒。

癸未，楊汝成為詹事，韓四維為國子司業。

皇貴妃田氏薨，輟朝三日。妃父田弘遇，嘗任千總。妻吳氏，倡也，養妃為女，能書，最機警，居承乾宮。丁丑，旱，上齊宿武英殿半月。俄欲還宮，妃遣人辭曰：「正妾誕日，不宜還也。」庚辰、辛巳間，太監曹化淳買江南歌姬數人，甚得嬖，累月不見妃。妃疏諫，上報曰：「數月不見卿，學問大進。歌舞一事，祖宗朝皆有之，非自朕始也。」及薨，上悼恤有加。

甲申，吏部左侍郎王錫袞加服俸一級，錫袞前諷上事佛，寓規於愛雲。

乙酉，諭吏部曰：「近來有司不修守備，賊至輒陷，原與衝鋒陣亡及持久力詘者不同，若概贈蔭，何以獎勸忠勞今後詳加分別，除異常義烈，恤典取自上，裁其失事隕身，有司六七品贈監司五，品其五品贈監司四品，方面官贈京秩，著為令。

郝晉為順天府丞。

庚寅，故總督楊繩武，贈兵部尚書。

設上江五郡糧道。

辛卯，刑科給事中翁元益論巡撫安慶鄭二陽、總督鳳陽高斗光疏防玩寇，命俱逮之。

江山盜平。

甲午，戶部以流寇充斥，輸挽可慮，請就海運。上謂海運從權，非經久計，不許。

刑部左侍郎惠世揚罷，右侍郎徐石麒鐫二級。□□道御史徐殿臣言：「世揚以李日宣等議事而去，須略其耄過，始終曲宥。即不然，調南京或准原銜休致，以全聖明求舊之意。」不聽。

乙未，停鄉試副榜准貢。

丙申，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書。

丁酉，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。

詹事楊汝成署翰林院事，閔仲儼為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，丘瑜為禮部右侍郎。

八月戊辰朔，祭太社太稷。

御史劉熙祚言：「故庶吉士張溥，力學砥行，著述甚多。」命進其刊本、寫本，俱匯上。

己亥，李若星為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，仍總督，王都為太常寺少卿，提督四夷館。

南京刑部尚書劉廣生罷。

薛敏忠為都督僉事總兵官，鎮守薊鎮中協兼馬松喜大四路。

庚子，故□□□□鄭茂華，贈兵部右侍郎，故□□□□李有功，贈太子少保。

仍優免諸生。

癸卯，吳麟征為吏科都給事中。

甲辰，侯恂仍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保定、山東、河北軍務並轄平賊等鎮援剿官兵。恂奏：「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，非可一朝圖也。由秦入豫，一敗汪喬年，再敗傅宗龍，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為賊有矣。賊騎數萬為一隊，飄忽若風雨，過無堅城，因資於兵。官軍但尾其後，問所向而已。卒或及之，馬隤士飢，甚且以賜劍之靈不能使閉城之縣令出門一見，運一束芻，饋一斛米，此其所以往往挫衄也。今賊氛告迫，全豫已陷其七八，藩王告救，望若雲霓。然自他日言之，中原為天下腹心；自今日言之，乃糜破之區耳。自藩王言之，維城固重；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，則維城當不急於社稷。臣為諸道統帥，身任平賊，豈可言舍汴不援？但臣所統七鎮，合之不過數萬之卒，而四鎮尚未到也。馮河而前，無論輕身非長子之義，亦使群賊望之，測其虛實，玩易朝廷矣。賊中情形，臣已具悉，大約飢則聚掠，飽則棄余，已因之糧，不知積嗇，地生之利，未閒屯種。且多久逋思歸，中宵雨泣，以眾積強，難驅攖其鋒。然其強易散，可恃久而定也。賊中聯營各部，如羅汝才一支，窺李自成有兼併之心，陰相猜貳。而袁時中有步卒二三十萬，則已去而顯與為敵矣。惟是彼之情實難卒與我通，而當事秉鉞者，避『欵賊』之嫌，又皆畏首畏尾，不肯一擔當利害，為國遠圖，以致機會之來，靦面坐失。此即朝換一撫，夕易一督，而省台言兵事之臣章疏日數十上，豈能錙銖有濟哉！誠能省朝中議論，行閫外軍法，不顧責備，不徇人情，厚集兵力，養威蓄重，伺隙設間，潰其腹心，賊必變自內生。惟在任事之人，肯捐去形跡，一舍其身與否，而陛下聽之斷與不斷，任之力與不力耳。故為今計，苟有確見，莫若以河南委之，令保定撫臣楊進、山東撫臣王永吉北護河，鳳陽撫臣馬士英、淮徐撫臣史可法南遏賊沖，而以秦督孫傳庭塞潼關，臣率左良玉固荊襄，凡此所以斷其奔逸之路也。臣鄉自賊中來者，皆言百萬，今且以人五十萬、馬十萬計。人日食一升，馬日食三升，則是所至之處，日得八千鍾粟也。中原赤地千里，望絕人煙，自茲以往，安所致此哉！目今兵強無過良玉，良玉為臣舊部，每對臣使涕泣，有報效之心，三過臣里，皆向臣父叩頭，不敢擾及草木。私恩如此，豈肯負國？但從前督撫，駕馭乖方，兼之兵多食寡，調遣為難。誠使臣得馳赴其軍，宣諭將士，鼓以忠義，用三楚之糧，養全鎮之兵，臣不就度支關餉，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期。機有可乘，即東出與孫傳庭合，群賊腹背受攻，飢擾馳突無所，不相屠戮，必自降散。舍此不圖，而欲急已潰之中原，失可扼之險要，蛇豕肆鬻，恐其禍有不止於藩王者，此社稷之憂，而非小小成敗之計也。」

乙巳，刑部右侍郎徐石麒請獄鑰繳部堂稽驗出入，從之。

丁未，諭禮部，以祧廟贈後三歲不祭，太廟繼後三忌辰不祭，欲以本恩殿改建二殿供祧廟帝后。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言：「禮有萬世之經，有一時之權。經者，太廟一帝一後、

奉先殿亦一帝一後是也；權者，別殿之專享、奉先之列祔是也。自神祖來，繼後贈後，皆以祔享為成例。今欲建祧廟二，而又不在奉先殿之後，將以奉先祧殿名乎？抑以何名乎？在聖母可極尊榮，而不必同於列後；在列後宜俾孝享，而未免抑於祖宗。如魯立武宮、煬宮，《春秋》皆大書特書，見其毀已久，不宜立而輒立焉，非即遠有終之義矣。哀公三年書桓宮、僖宮災，桓、僖親盡矣，宮何以存？志其災以咎其復也。今祧廟三後，但不得祭於太廟、奉先殿，而陵祭遣官，焄蒿之感，原未嘗不伸。必欲追罔極而事如存，則立別殿專祀聖母，揆之《閟宮》之文、奉慈之建，猶為合禮。並忌日設祭服青，似宜分別久近，稍避祖宗。」上是之。

己酉，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復請行謚典，命禮部議上。

庚戌，御史王漢巡按河南，仍監軍接運；監剿御史王燮監軍陽朔，鼓厲援汴。嚴雲京召還。初，雲京知平原，通逆存城敘功，以尚書李日宣「枌榆」，預考選巡按河南。前大學士謝升發其奸，並及日宣，故調雲京降用，余不問。

安慶兵變，殺都指揮徐良憲。先是副總兵廖應登領三千人，汪正國、李自春各領千人，素騷擾，賈怨。巡撫徐世蔭新至，民怵兵曰：「爾將誅矣。」時刑科給事中光時亨疏論應登宜申司馬法，邸抄先傳，遂難作。世蔭亟自南京諭悍卒，斬七人，徙應登兵太湖，正國兵桐城。

誅逃將楊德政。

刑科給事中左懋第言：「楊德政正法，臣密緘駕帖還錦衣衛。次又奉御筆發科，臣又密緘藏垣中。凡系密封，皆不發抄，若不請明，誰敢宣布？而臣思此本密封，恐機一泄，罪帥或自引裁；今其人已誅，自當明正其罪。如此可聞可見之事，而反閉天下之耳目哉！臣因思各垣之密封，似此者多。有必當密，有不必密；有可密於事先，不必密於事後；有當密於今日，不必密於明日。如制胡剿寇，事關兵勢，何可不密也？如胡犯何邊，寇擾某地，動靜之情、勝敗之事，何必密也？況邸報之抄傳有定，道路之訛言無端，何可密也？胡已遁，寇已平，仍當使群臣共知其策，此可密於事先而不必密於事後者也。罪人獲矣，必布其所逮之繇；正法矣，必布其所誅之故，此當密於今日而不必密於明日者也。乞敕下六垣，並詳察施行。」從之。

總兵牛成虎罷，率家丁四百人自効。

辛亥，馬守應、賀一龍、左金王連營光山、羅山，一軍掠信陽，一軍犯麻城，仍與張獻忠合軍。

游擊趙崇新撫賊袁時中於夏邑，被殺。時中復佯就撫，突入蕭縣，執知縣以去。

壬子，停宗室換授。

張獻忠陷六安。

癸丑，范景文改刑部尚書，胡應台為南京工部尚書，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
進新樂侯劉文炳少師，禮部尚書林欲楫太子少保。以閱陵也。

故兵部右侍郎劉之綸，贈尚書。

甲寅，諭邊畿各督撫，即檄有司令民收穫入城，遠則移駐大村，毋藉寇。

諭戶部曰：「朕頃集廷議，嘉意興屯。念明春播種，急需子粒，事屬創始，不忍重累民間。今畿輔河北豐稔，可及時收糴預儲，特發御前銀十萬，分買嘉穀，收貯報完。俟專收有司，就近支動。歲豐既可平糴，谷賤不至傷農。公私兼濟，莫善於此。」

戊午，何瑞徵為少詹事，清理貼黃。

起陳子壯禮部右侍郎，禮科給事中姜埰劾子壯不宜用，從之。

己未，加范志完總理薊遼軍務兼制昌通保登天津，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。

王定為征西將軍左都督總兵官，鎮守延綏。

庚申，趙維岳為通政司使，潘永圖為右僉都御史，整飭薊州邊備，巡撫順天。

癸亥，蠲濟南兗州東昌及濮州等逋租。

工部尚書周堪賡罷。

乙丑，赦黃道周，復任少詹事。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，凡上怒莫能挽回，延儒能談言微中。先是道周在獄，人謂必不可救，延儒以微詞挽之，得減放。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，嘆曰：「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？」延儒曰：「岳飛自是名將，然其破女直事，史或多虛張。即如黃道周之為人，傳之史冊，不免曰：『其不用也，天下惜之。』」上默然，甫還宮，即傳旨復官。

丙寅，職方郎中張若麒下獄論死。

前大學士施鳳來卒。鳳來字羽王，平湖人，萬曆丁未進士及第，授翰林院編修。戊午，轉南京國子司業□中允。天啟初，進□諭德兼侍讀學士，管理誥敕。癸亥，少詹事。甲子，詹事，七月，禮部右侍郎。乙丑，轉左，署翰林院事。丙寅，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。丁卯，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，歷首輔，依違逆璫。上登極，心薄之，引去，名隸黨籍。

丁卯，余文縉為大理寺右寺丞。

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蕭奕輔罷。

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匿喪被劾，下撫按訊之，尋遁。

總督丁啟睿屢潰逃，失敕印，逮下獄，總督楊文岳以朱仙鎮之敗，亦免。

是月，開封圍久，食匱，人相食。周王先後捐金一百二十餘萬，復捐歲祿以養兵，宮人咸有飢色。詔總兵劉澤清援之。劉澤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，提五千兵渡河，依河為營，列水環之，達於大堤，築甬道以運糧，則救援可濟。遂先後列營。寇攻三日夜，諸兵不至，遂引去。先是，開封北十里枕黃河，巡撫高名衡、推官黃澍等議鑿渠通運，且引河水環濠以自固，更決堤灌賊，立見其遁也。渠遂成。

李自成陷歸德，殺推官王世琇。世琇字昆良，清苑人，崇禎丁丑進士。時秩滿，擢工部主事，未行，角賊被殺。弘光時，贈禮部儀制主事。又貢士徐作霖死之，作霖庚午鄉試

第一。

九月戊辰朔。己巳，設屯官。

壬申，葛征奇為光祿寺卿，李世祺為太僕寺少卿，轄京營。

癸酉，顧錫疇為南京禮部右侍郎，雷躍龍改南京吏部右侍郎，倪元璐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。

陳必謙為工部右侍郎，張瑋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張鳳翮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江西，黃配玄為右僉都御史，協理剿寇軍務，巡撫安慶池廬太平。

寇焚樅陽鎮，奪舟數百。

甲戌，命備十五騎於西華門，候急傳。

乙亥，故左都督蕭如熏，贈太子太保。

戶科給事中楊枝起言開荒事宜，上命以中書舍人陳龍正《墾荒地議》、故給事中徐貞明《水道考》《治水疏》進覽。

丙子，復趙士春翰林院編修。

丁丑故□部尚書蔡思充，贈太子少保，故□□□□王心學，贈河南按察副使，各蔭子入國子監。

戊寅，榮府富城王常　　等言仁和王由棓慘殺四王狀，章下禮部議之。

己卯，金光宸為左僉都御史，李遇知改南京吏部尚書。

設屯田官，以金之俊為右僉都御史，總理京東山永天津宣大屯務。

辛巳，張國維為兵部尚書。

故國子祭酒南居仁，贈禮部右侍郎，蔭子入國子監。

禮科給事中宋之普削籍，下刑部。時之普父鳴梧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，不引避。

復劉同升翰林院修撰。

壬午，夜，河決開封之朱家寨溢，城北。

戊子，采良家女充九嬪，刑科給事中光時亨請緩之，俟寇平舉行，從之。

己丑，刑部署部事右侍郎徐石麒言：「罪樞陳新甲奏辨，一曰『有例』，再曰『有例』，不知親藩累寄寇刃，百姓駢鬱腥原，城邑疊見丘墟，兵士惟聞逃潰，此中樞所未有之罪也。《春秋》之義，人臣無境外之交，今專擅議欵，未聞奏請。瞽師頻遣，用張若麒以掣任事之肘，噤石鳳臺以露挾疑之端，今日百□將誰欺乎？」上令覆奏，石麒立奏上。明日，誅陳新甲。初，周延儒入其賄，營解甚力，面奏：「國法，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。」上曰：「他邊疆即勿論，僇辱我親藩七焉，不甚於薄城乎？」延儒語塞。陳新甲，字□□，四川□□人，萬曆壬子貢士。

談遷曰：陳司馬甚辨有口，頗諳疆事，羽書狎至，裁答如流，案無留牘，後人莫之及。其禍兆於主欵，時天子亦心動，不欲外著。宜興預其謀而又避之，聽至尊自為計，事成則分其功，事敗則委之司馬。司馬無識，所遣張若麒輩僥倖一擲，盡撤藩籬。昔丁汝夔以怵分宜敗，陳司馬以媚宜興亦敗。大臣不深為社稷慮，惟私旨是徇，鮮有不覆者，況搶攘危急之秋哉！

庚寅，白貽清為戶部尚書，總督倉場黃希憲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理河道，仍加兵部右侍郎，提督徐臨津通四鎮漕餉。

仍選庶吉士。

浙江海道副使前兵部郎中盧若騰奏：「臣八月抵臨清，見內臣田國興聯舟二十四艘，役九百餘人，擾驛阻閘。」上命司禮監核其郵符。

辛卯，南京戶部右侍郎熊奮渭免。

復南京太常光祿寺少卿。

前翰林院侍講徐時泰、太僕寺卿潘雲翼上章自理，戶科給事中廖國遴劾其以逆案思逞。命逐回。

河決開封，水大溢，灌城。先十日，周王恭枵及諸王走磁州，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。巡撫高名衡等俱北渡，文武吏卒各奔避，士民僅存者百不一二，全城俱溺。賊所屯地高，獨全。蓋黃河秋時嘗漲，開封推官黃澍鑿渠道之，忽橫溢，淪溺數十萬人，無不切齒者。後水大半入渦、入泗、入淮，與故河分流，邳、亳皆災。前太常寺少卿鄢陵梁克從舉家溺死，克從萬曆戊戌進士。

乙未，上召對應辟諸臣張鳳翔等，問以兵事。鳳翔但陳水陸艱狀以諉飾，下吏部，詰所薦者。疏上有「黔技已窮」等語，周延儒擬旨切責之。單言耳創，尋補官。

丙申，黃應選為都督僉事總兵官，鎮守臨洮。

十月戊辰朔，總督漕運史可法言：「海運在得人，不在增設官屬。」上悅之。

左營副總兵廖應登見史可法於廬州，回至舒城，寇百餘騎執之。

己亥，張獻忠攻襄陽，平賊將軍左良玉即夜乘舟去，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王永祚、監軍僉事熊飛俱遁。

辛丑，巡按湖廣御史汪承詔奏賊由四川出犯，上責沿塗守臣何不防禦。

壬寅，錦衣衛都督僉事駱養性進都督同知。

甲辰，命纂修曆法。

楊國法所作火龍車炮矢等，待九日試觀德殿。

丙午，劉良佐敗張獻忠於潛山，得馬五千，救回難民萬人，斬首六千餘級。

戊申，惠王出奔，巡撫偏沅陳睿謨以護藩行。

寇攻桐城。

庚戌，賜貧民米布。

壬子，張肯堂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福建。

甲寅，王聚奎為光祿寺少卿。

寇攻安慶，先作鹽客泊河下，陷之。

乙卯，刑部署部事右侍郎徐石麒奏請清獄，令各撫按造冊呈覽，從之。

丙辰，刑部覆刑科右給侍中左懋第疏：「楊德政等重案結後，皆即請旨發抄。惟是塘報一事，實有可商。南北多故，人情易搖，秘不抄傳，似無再計。第往往有朝廷未知、紳士未知，而愚夫婦先知之，發千里之外而秘一堂之上，勢必不能，徒資狡獪欺飾之藉，生通國風影之疑耳。不密不可，密之不能，且奈之何？傳曰：『明民而民愚。』斟酌權實以神其用，尚費丙夜之前籌也。」

丁巳，范景文改工部尚書，曾櫻為南京工部右侍郎，鄭瑄為右僉都御史，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，錢天錫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密雲提督軍務。

戊午，誅司禮太監劉元斌。先是元斌監軍，盜恣焚掠，及論辟，未得旨，即奏辨。南京□□道御史王孫蕃劾泄漏密旨。上怒，並誅王裕民。或曰：「此王德化、駱養性交通政府為之也。」

己未，故大學士何如寵，贈太保。

辛酉，浙江左布政使李佺台為南京鴻臚寺卿。

壬戌，諭禮部同詹事、翰林等官複議祀典。禮部言：「祧廟不宜創建，欲立奉親殿奉安御容。先帝、貞皇后居中，孝和左之，聖母右之，薦享如儀。」太常寺卿張忻請奉先殿後奉三後，大祫補一祭。禮科都給事中沈胤培言：「貞皇帝、後，太廟有時享，奉先有常儀。復立奉親殿，亡論於宗廟有豐祢之嫌，且帝、後皆以合享祖宗為尊，至降從別殿，恐先帝、聖母之心不安。臣愚莫若修復孝宗『奉慈殿』為安。奉慈之建，本為孝肅、孝穆而設，世宗以孝惠祔焉，正今日祧廟之三後也。一整飭奉安而大禮畢矣。」

駙馬都尉鞏永圖請上建文君諡號，下部科議，不果行。

乙丑，常延齡嗣懷遠侯。

增明年會試額六十人。

丙寅，漕欠崇禎八年以上，准蠲其九年追十之一，其十二年半追。

李自成、羅汝才復陷南陽，屠之，合兵趨汝寧。孫傳庭以兵敗，上書自劾。詔圖功自贖。

十一月乙卯朔，故大學士文震孟，贈禮部尚書，故少詹事姚希孟，贈禮部右侍郎，各蔭子入國子監。

故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焦馨，贈工部右侍郎。

永城故總兵劉超叛。超由武科歷貴州總兵官，家居，所收家丁，故群盜也。同里故御史魏景琦蒼頭與家人爭蔬而哄，超見景琦謝過，語次，家丁抽刃殺景琦，屠其全家。勢不自製，並殺貢士喬明楷，據城反。

戊辰，召開封府推官黃澍。澍利口，諉鑿渠事於李自成，授江西道御史。

諭河南撫按賑濟難民。

己巳，命總理河道兵部右侍郎黃希憲治河，塞決口。

張應登為鎮朔將軍，署都督僉事總兵官，鎮守宣府，盧天福仍總兵官，鎮守山海關。

中書舍人陳龍正上《墾荒議》及先臣徐貞明《水道考》《治水疏》。命付金之俊酌之。

庚午，發十萬金，命御史黃澍往河南賜周王三萬金，余賑宗室兵民。澍乾沒二萬七千金有奇，寄衛輝庫中。甲申三月，潞王南奔，是銀為總兵卜從善得之。蓋因知府文運衡與守城都司劉□□相訐，發其事。

□科給事中陳燕貽劾黃澍決水灌城之失，不問。

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言六事：曰建道揆，京師首善之地，先臣馮從吾立『首善書院』，竟以是罷。臣請亟復書院，以京師子弟之秀者肄業，仰照聖明興道致治之意；曰貞法守，國初高皇帝不廢重典以懲巨惡，有錦衣之獄。及讀《老氏》『凡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』，立命焚錦衣衛刑具，歸獄法司。東廠亦國初定都時偶行之。皇上御極以來，此曹猶肆羅織之威，自以風聞事件上廑睿覽。請令一切獄詞專聽法司，不必另下錦衣。其或不公不法、蹤跡彰著者，獨許臣衙門及五城御史覺察，庶朝廷享清寧之福；曰崇國體，今尚書、侍郎名位雖尊，朝而受事，夕系囹圄。則當其受事之日，人人以囹圄待之，曰：『此五日京兆者。』下陵上替，轉相效尤。等而進之，王公一階耳，此臣所為寒心也。請今之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，九卿、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；司寇議定坐誅，始得收系；其他即以其罪行遣。此於僇辱之中，不忘禮遇之意也；曰清伏奸，前此枚卜之舉，朝堂禁地，忽有以匿名揭告者。今請此等除匿名文字，一切立毀不問。朝紳交通近侍、蹤跡顯著者，不妨寘於典刑。此外大小臣僚，不論見任、廢籍，或借事以呈身，或假途以乾進，白簡從事，立破奸謀矣；曰懲官邪，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，自臣通籍，有『科三道四』之說。說者已為穢嘔，皇上加意澄清，豈知禁愈嚴而犯者愈眾，情愈巧。頃者薛國觀敗，人心稍有警惕，若猶未也。但有輦金入長安者，臣必為風聞彈劾之，立致三尺；曰飭吏治，今日吏治之敗，無如催科。而火耗、詞訟、贖鍰，已復為常例，未厭也。乃至朝廷頒一令，則一令即為奧獵之始；地方有一事，則一事即為科斂之藉。至於營升謝薦，巡方御史尤甚。臣第責令地方，但令巡方不要錢，則自巡撫而下皆不要錢。以風憲受贓之律，為回道考察第一義，吏治當有起乎？上是之。

建虜大舉入犯，分入牆子路界嶺青山。

辛未，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高名衡免。

壬申，袁繼咸為右僉都御史，仍充為事官，總理河北山陝屯務。

癸酉，建虜陷遷安三河，犯平谷，知縣周攀第先伏河岸，炮卻之。時分道一趨通州，一自柳樹澗趨天津。

甲戌，建虜屯永平之台頭。

諭九卿科道舉堪督師大將者。於是太子少保、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李邦華、左都御史劉宗周自代，少詹事黃道周備幃幄，總督漕運、戶部右侍郎史可法、巡撫天津四川右僉都御史馮元揚、陳士奇堪督師，余各舉有差。

乙亥，建虜犯通州，京師戒嚴，勛臣分守九門。

金之俊為右僉都御史，出鎮昌平，吳家周為尚寶司卿。

丙子，徐石麒為刑部尚書，趙光忭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關薊通津軍務，王漢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河南，毛士龍為太僕寺少卿，轄東路。

寧武總兵許定國下獄論死。前以千人援河南，兵潰道掠也。寧武兵善嘩，調河南，又補一總兵，或曰：「是導之逃縱也。」

兵部尚書張國維抵任。時左侍郎馮元飈引疾，右侍郎劉余佑被劾。

建虜薄薊州。

丁丑，王鰲永為右僉都御史，出鎮通州。

諭京堂科道上措餉城守事宜。時報建虜六萬攻寧遠，進界嶺口，六萬攻山海關，進青山口，又五萬進薊州。皆虛報也，實二萬騎入牆子嶺。

戊寅，命運通州倉粟俾京營各衛關支，惠安伯張慶臻運炭西山，給趙光忭四萬金，太監王承恩提督城守。

張獻忠圍桐城，知縣張利民力拒之。

己卯，兵部檄各省直勤王兵入援。

建虜陷薊州。

張獻忠陷黃梅。

庚辰，募運張灣各關囤米，以一石入京者給四斗，餘倍之，聽營軍家人代運。

壬午，建虜盡入內地，分往真定河間香河。

癸未，召考選官，面問兵食，即注官。時敏、李永茂、傅振鐸、龔鼎孳、曹良直、周而淳俱兵科給事中，立往真定、順德、廣平、大名、保定、河間料理城守，堅壁清野。申芝芳、袁彭年俱禮科給事中。郝綱刑科給事中。陳燕翼、彭琯工科給事中。初，固始知縣時敏轉□部主事，因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賂周延儒，自奏「固始禦寇」，求考選，得首對。上面注御史。敏出，語人曰：「安能以獸補向人乎？」是夕，周延儒揭入，改給事中。

甲申，發帑金十萬資餉。

周延儒薦前大學士同年王應熊。延儒知外漸有異議，故薦以自代，蓋資其辣手為援也。上從之，命召應熊。

姜瑄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，鎮守保定。

襄城伯李國楨選練官舍。

李自成、袁時中陷襄陽，平賊將軍左良玉斂兵東下。

丁亥，令薊鎮東西兩協唐通等合兵策應薊州。

命山東總兵官劉澤清入援，太監盧九德防護鳳泗。

戊子，特給營軍胖衣。

張獻忠陷無為州。

庚寅，吏部尚書鄭三俊言海州知州周諫貪虐，山東提學□□錢啟忠通賄。各削籍，下台訊。

癸巳，起張鳳翔兵部左侍郎，張伯鯨改右侍郎，並添注。

兵部職方主事馬紹愉削籍。

甲午，沈惟炳改吏部左侍郎，郭景昌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湖廣。

姜曰廣為南京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，吳太沖為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。

是月，曹縣婦產兒，兩頭，項上有眼角，手過膝。

閏十一月丁酉朔。戊戌，張忻為□部右侍郎。

庚子，發帑金二十萬市粟。

辛丑，故□□□盛以恆，贈河南按察副使，故□□□□商學志，贈河南布政司右參議。

詔曰：「比者災害頻仍，干戈擾攘，興思禍變，宵旰靡寧，實皆朕不德之所致也。罪在朕躬，勿敢自寬，自今日為始。朕敬於宮中默告上帝，修省戴罪視事，務期殲胡平寇以贖罪戾。惟二祖舊制，令每日朝畢，勛戚文武諸司等奏事者，赴弘政門報名候召。」

總督保定侯恂巡撫保定楊進免，罷總督不設，山東兵備僉事丘祖德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山東，徐淮河道參議徐標為右僉都御史，巡撫保定。

壬寅，建虜攻河間，明日，分向臨清。

甲辰，建虜陷霸州，兵備僉事河津趙輝、霸州同知南安丁師羲死之。輝字令質，崇禎甲戌進士，後贈光祿寺卿。師羲字象先，選貢生，後贈山東右參議。又霸州人前常鎮道參政李時茂預城守，被執不屈死，後贈太常寺卿。

乙巳，建虜陷文安。

丙午，建虜自青縣趨長蘆。

戊申，建虜陷臨清，兵道□□□、總兵劉源清俱自經。殺戶部郎中陳興言、知州□□□、同知陵川路如瀛、判官臨川徐應芳、吏目蕭山陳翔龍，及前總督宣大兵部右侍郎張宗衡、太常寺少卿張振秀、□□□邢太吉、前臨汾知縣尹任。

己酉，李自成合諸賊圍汝寧，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，楊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，賊攻一晝夜，川兵潰，保定兵亦敗。

庚戌，賊戴扉環，攻雲梯百道並登，執總督楊文岳及兵備僉事王世琮。文岳、世琮罵賊，賊以大炮擊之，糜骨以死。文岳，南充人，萬曆己未進士；世琮，達州人，天啟甲子貢士。初授河南推官，屢卻賊，射矢貫耳不動，號「王鐵耳」。賊屠士民數萬，燔邸舍無遺，掠崇王由樻、河陽王由材及世子慈焲、次子慈烺、諸王妃嬪以行，後同遇害於泌陽。

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，以太僕寺少卿武英殿中書舍人王育民為戶部員外郎孫順通賂，因自劾。命下育民順獄。

建虜陷阜城，殺知縣呂大成。

壬子，建虜陷景州。

甲寅，建虜陷河間，參議慈谿趙珽、知府曲阜顏胤紹、知縣文水陳三接死之。珽字秉圭，崇禎戊辰進士；胤紹字永胤，復聖六十五代孫，崇禎戊辰進士；三接字君禮，崇禎庚辰進士，贈山東僉事。

戊午，建虜攻東昌，劉澤清御卻之，遂西攻冠縣。

庚申，倪思輝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糧儲，朱統鈽為南京國子祭酒。

禮科給事中姜埰下鎮撫司獄。先是上戒諭言官，又時有匿名書「二十四氣」之說，隱詆朝士。埰言：「皇上修省罪己，又致誡言官，豈有厭薄之心哉！惟視言官獨重，故望之獨切。言官中豈無忠讜如賈生流涕者，或持論太急，無當聖心，此言官之過也。聖諭雲『代人規卸，為人出脫』，安敢謂盡無其事，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。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？或於章奏知之，抑偶為懸揣也？如『二十四氣』蜚語騰播，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，謂不重其罪，不能激皇上之怒、箝言官之口，後將爭效寒蟬，壅蔽天聽，誰為皇上言之哉！」上大怒，蓋有挑激之也。

蔣振辰、李成玉、趙巽、魏管、黃耳鼎、劉憲章、任天成、裴希度、傅景星、李挺、鄭楚勛、熊世懿、楊若橋、吳文英、李直、何綸、喻志虞為試監察御史，羅萬象為南京戶科給事中，孫鳳毛、朱國昌、周元泰為南京試監察御史。

總督范志完兵至河間淫掠。

亥刻，拱極城刀仗有火光，二寸許。

辛酉，建虜自臨清分五道，本部趨東昌，孔有德趨莘縣，佟□□□□□□巢丕昌趨館陶，祖洪基趨高唐。

壬戌，建虜攻清豐。

癸亥，建虜犯張秋，其西路至大名不攻。

甲子，召廷臣於中左門，問御胡及用督撫。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曰：「使貪使詐，此最誤事。督撫須極廉，一介不取。」上曰：「亦須論才。」宗周退。御史周燦請逮行間諸臣不用命者。戶科給事中廖國遴糾總督江禹緒委卸。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。劉宗周進曰：「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，自有火器，輒依為勁，誤專在此。」上曰：「火器終為中國之長技。」宗周曰：「湯若望以一夷人，有何實用？據首善書院為曆局，非《春秋》賤夷之義。乞令還國，毋使誑惑。」上曰：「彼遠夷無斥遣之理。」上色既不懌，命宗周退。又諸臣奏對，上色漸解。宗周又進，請釋姜埰、熊開元，云：「廠衛不可輕信，是朝廷有私刑也。」上色怒，仰視殿梁曰：「東廠、錦衣衛俱為朝廷

問刑，何公何私乎？」宗周抗論不屈。左副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，上益怒，責宗周免冠謝，徐起退。先是，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，召入德政殿，求屏閣臣。周延儒求退，不許。開元所奏，大抵摘延儒之失。退，命補牘。明日奏：「周延儒以釋纍囚、蠲宿逋、起廢籍奉行德意，自謂有裨於聖德，有功於人才。賢人君子皆其引用，偶有不平，私相慨嘆而已，孰敢起而攻之？願皇上徧召廷臣，問延儒賢否，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。不半日間，延儒心事可明，諸臣流品亦別。於以察吏安民，誅凶除暴，天下之治端在於此。若皇上不加體察，一時將吏狃於情賄，雖民窮盜起，失地喪師，皆得無罪，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？」上怒，下鎮撫司詰主使。周延儒引退，手敕慰留。初，開元出朝，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力沮之，雖補牘未敢盡，在獄列欵以奏，鎮撫司不以聞。嚴刑之下，蒙蔽反甚。

談遷曰：昔人云：「觸忤貴臣，禍在不測。」宜興方得君，群情翕附，熊開元能冒大諱，宜侃侃指斥，如朱雲、唐介，政其會也。乃極慮平昔，葸□俄頃，微詞逢怒，又補牘未詳，所對見賣權黨，終被拷掠，有違初志。非批鱗之難其人耶？

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，久屯襄陽，諸降卒附之，眾二十萬，其饟於官者僅二萬五千餘，因糧村落，襄人不聊生。

工科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單匱之由：「往年薛國觀等，舍剛正之士，別用『邊才』。利口雄貲，競推方略。至督撫大吏，冒濫會推，冀幸數年優遊建牙，故不憚重賂，求薦呈身。及鼠腹已盈，秋風蠢動，又不惜多金乞彈劾、為遊說。陛下設廠衛緝奸，即因廠衛為介紹；耳目托近侍，即因近侍為援引。陛下經年籌兵，經年措餉，不知此輩平日所輦輸得官者，皆陛下之兵；所滿載而候代者，即陛下之餉也。陛下深居法宮，亦曾憬然悟此，與左右大臣發憤改圖，庶幾快心於一戰也？昔楚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，張良不愛萬金之貲報仇強秦。今何煩此輩毀家，但稍留餘地；亦何用此輩捐資，但稍存人理耳。」

翰林院修撰魏藻德上言兵事，上善之。

李自成袁時中攻舞陽，不克。

十二月丙寅朔，李自成、羅汝才合兵四十萬由唐縣而西。左良玉營襄陽近郊，造戰艦於襄、樊，人怨其淫掠，縱火焚之。良玉怒，掠賈舟載貲孥其中，而身率諸將營樊城高阜。

賊勢既盛，襄民咸焚香牛酒以迎。

丁卯，建虜自長垣趨曹濮，別部抵青州，陷臨淄，知縣文昌時闔室自焚死。

戊辰，建虜陷陽信，殺知縣張予卿。

李自成至樊城，左良玉以炮殺賊千餘騎，拔營而南。懼賊，不敢復與爭鋒，鄖撫王永祚棄城走。

己巳，建虜攻濟寧，拒卻之。

李自成陷襄陽，唐王□□、襄王常澄俱走免，平賊將軍左良玉拔營南走承天，賊分兵陷夷陵宜城荊門，向荊州。

辛未，許雜流廢弁赴兵部具畫，毋自請。

建虜陷濱州。

壬申，孟兆祥為太僕寺卿。

惠王避岳州。

癸酉，建虜陷兗州，執魯王以派，脅金至盡，自經。王性孝謹，事父肅王，依依不忍離。崇禎十年三月，肅王疾甚，以派計無出，禱於廟，夜半若有告語者，刲股和羹以進而瘥，詔旌之。越二年，肅王薨，以派毀瘠骨立，送葬徒步百里外，終喪蔬食。及進封，折節下士。嘗飲香界園，曰：「白氣魯分野，恐變在年內也。」至是城破遇害，子一同日死。左長史俞起蛟及兵備道王維新、知府鄧蕃錫、同知內黃樊吉人、管河潼川譚絲、富順曾文蔚、總河監紀同知閻調鼎、推官李昌期、滋陽知縣郝芳聲、副總兵丁文明、滋陽吏科左給事中范淑泰等死之。維新後贈光祿寺卿。蕃錫，字晉伯，金壇人，崇禎甲戌進士，贈太僕寺卿。李昌期，字穉隆，永平人，崇禎丁丑進士，贈山東按察僉事。郝芳聲，字香宇，忻人，崇禎庚辰進士，贈山東按察僉事。范淑泰，字通也，崇禎戊辰進士，贈太僕寺少卿，各蔭子入國子監。按察僉事李恪逃城外，敵退，倉皇入城，為土寇所殺。

是日巳刻，建虜分兵上泰安，青州魚臺武城金鄉單縣俱陷。

甲戌，偏沅巡撫陳睿謨棄荊州，奉惠王常潤走湘潭。李自成遣馬守應據夷陵以犯澧州，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州。一龍至黃陂，阻水不前，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。先見羅汝才，自成大恨之。

諭群臣戴罪修省。

建虜陷沭陽。

乙亥，建虜連陷沂州、豐縣，殺豐縣知縣劉光。先一日，來二千餘騎屯城西，不攻。夜，有人自敵營逸，語城上人曰：「彼且梯攻。」不之信。又逸者曰：「梯成，立攻矣。」又逃婦出曰：「彼盡甲矣，即至也。」昧爽，突攻西南隅，方御之，忽梯登西北隅，入焉。

丙子，廷杖給事中姜埰，行人右司副熊開元仍下鎮撫司。

復保定提督都御史，議練兵三萬，餉九十二萬七千金有奇。

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黎玉田請定經制，裁虛糜，從之。

仍設監軍御史，蔣拱宸監薊鎮，魏廷琯監督師，總兵張汝行仍鎮守通州。

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征等會議要地督撫：督師範志完、順天巡撫潘永圖宜逮；山永巡撫馬成名、宣大總督江禹緒、宣府巡撫李鑒宜罪；陝西巡撫蔡官治宜謫；陝西總督孫傳庭宜留；江西巡撫張鳳翮被論；偏沅巡撫陳睿謨衰邁；廣西巡撫林贊宜去。上從之。

丁丑，夜，張獻忠陷太湖，殺知縣楊春芳、典史陳知訓、教諭沈鴻起、訓導晏懋履。

戊寅，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削籍，左副都御史金光宸降調。吏部尚書鄭三俊、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救，不聽。貢士海寧祝淵奏寬宗周，有旨停淵會試。

建虜陷蒙陰泗水滕縣。

庚辰，吏部特舉中外才望諸臣。

吳國華為南京國子司業。

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王永祚免。

辛巳，李自成至荊州，士民開門迎之。湘陰王儼鉀全家遇害。棗陽令郭裕、宜城令陳美、谷城令周建中、光化令萬敬宗皆城破不屈死。

癸未，建虜圍海州。

甲申，巡撫順天潘永圖提督三關，馬成名免。

發帑金二萬佐光祿寺煩費。

乙酉，孫傳庭請入援，因防河南，不許。

丙戌，禮部尚書林欲楫考績，進太子太保。

丁亥，平賊將軍左良玉渡江避入武昌，恣殺掠，倡為據江扼剿之計。

戊子，李邦華改都察院左都御史，丘瑜楊汝成為禮部左右侍郎，孫晉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。

己丑，工部右侍郎周堪賡兼右僉都御史，督修汴河兼管河南山東鳳陽淮徐河工，給十萬金。

故□□□□于玉立，贈太僕寺少卿。

建虜陷滕縣，殺知縣吳良能。

辛卯，吳履中為大理寺左寺丞。

癸巳，建虜陷贛榆。

甲午，山東武德道僉事雷演祚奏行間情形及督師範志完縱掠索餉，在德州如此，沿塗可知。

建虜陷嶧縣。

乙未，李自成至承天。

建虜陷郯城。

寇破桐城，屠之。

李自成攻顯陵，焚享殿。